

凌霄台

松阳古镇的南直街。

第一脚踏入，静谧的气息就开始浸润你的眼睛。

这不是一条能让你鄙视的古街巷。

曾经游历过许多个被时代翻新的所谓古镇。红黄蓝绿的旅游工艺品琳琅满目，气氛生猛喧嚣。随手拿起一件，就知道其来路大抵是梅德因义乌。土特干鲜品的摊主眼冒绿光，急吼吼的揽客声聒噪不休……

松阳南直街不是。

一、沉静

这条历经 1000 多年兴衰起落的南直街。

静。

沉静。

站在街巷入口一眼望过去，深深浅浅的屋檐默然伸展。

晴天，静谧的阳光在街面石板上投下几齿曲折的光影下雨了，水珠会沿着黛色的瓦沟垂滴落下，或快或慢，在积着陈年灰垢的石板面上，滴出一溜清晰的石材原色和质地。三三两两的人在街上慢悠悠的走，却将整条街巷衬得越发沉静。

脚下，古旧的石板顺着你的脚步依次排过去，粗陋却又平整。零落的脚步声顺着石板的缝隙渗入地下。两边店铺沿袭着历时千年的旧商贾气息，早晨卸下的排门板条，叠靠在门脸两边的木柱上。如果不是偶尔看到几家排门紧闭的店铺，那些纹理古旧的排门板条，几乎会让人误以为已经在木柱上静静地叠靠了一辈子。

南直街是商业街，有市集交易，自然会有喧嚣的市声。只是这市声起起落落，日出潮起，日暮汐落，日复一日随风飘逝。而亘古不移的厚重石板，气定神闲地主导着街巷的那份沉静。

沿着街巷，散落着一些或深或浅的古旧宅院。但凡保留下来的旧宅，必有院落。

稍显凌乱的大小院落，花草丛中，依着四季时序生长萎落。你看或不看，就在那里。悄然绽放，或无声凋零。既不张扬，亦不做作。其无喜无悲的豁达随性，浸润着宅院门边文意典雅的石刻楹联。山外的世界动荡变迁，唐宋明清，眼睛一闭一睁，城头大王旗换了又换。而在这偏僻山镇的旧宅院落里，咫尺之地，厅堂上的古乡贤们端着君臣父子的架势，代代延续，与院落里草木自在的野禅道意，年年相望，无端生出一缕迷幻而奇妙的意趣。

二、灰调

曾经走过许多仿古街巷，两边街面一水的色彩缤纷，希望客官们目眩神迷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个个掏出些碎散银子。

松阳南直街不是。

灰。

灰调。

映入眼帘的店铺招牌，大都低调沉稳，字体守正端严，色泽淡雅。但这种淡雅，却非刻意的做旧，仔细辨认，

家，乡愁

大自然之子土、石、木、竹融合而成的建筑史书，立于天地间，惯着秋月春风，夏雨冬雪。风儿振动着腾飞的翅膀，在千山万水中任意穿越，当它飘到浙江西南部松阳，这片“金瓯玉盆”式的地形时，它被惊訝了：这真是一处可以让八方游客安放心灵的休闲港湾，可以使天下旅人放慢脚步的大美家园，可以让漂泊四方的游子泛起丝丝眷恋乡愁涟漪的桑梓之地……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风耳瓷瓶、延庆寺塔、明清古街、松阴碧波……信步游走，您在阅读的是 1800 多年建县沉淀的“古典中国县城样本”；青瓦黄墙，田舍掩映，阡陌纵横，鸡犬相闻……纵目远眺，您在寻觅的是隐藏在“最后的江南秘境”里的文化密码；茂林修竹，草翠花艳，风清气爽，云雾缭绕……吐纳呼吸，您在品鉴的是“中国天然氧吧”里的生态大餐。古朴野逸，清润幽淡。在历史的深处，盛唐诗佛王维发出了“按节下松阳，清江响铙吹”的由衷赞叹；在岁月的远岸，北宋末年状元沈晦吟响了“唯此桃花源，四塞无他虞”的珠玑诗句……

桃花源这个唯美的意象，时常轻拂我的心扉。我伫立在绵长温婉、绿树罩翠的松阴绿道上，注视着足下这洁净、流动、深沉、柔美、安详的流水默默东去，引颈回望那四周恒久、崇高、稳重、刚毅、深邃的群山悄然耸立。自古“处州大米出松阳”的美誉已是耳熟能详，由此足见松阳农耕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发达。古时候，铁国般的松阳与外界的联系，也许只能借助于隐没在群山胸膛上的条条古道，也许只能借助于隐没在群山胸膛上的条条古道，

史载“永嘉之乱”“安史之乱”“靖康之难”“三藩之乱”的这些动荡岁月中，引来了社会大移民，大量的来自中原、福建、江西、安徽等地的移民相继涌入松阳。这其中不乏有“衣冠南渡”的名门望族，还有许多名巨卿的后裔，但更多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。远眺大山中的条条古道，可以想见古时这些古道上，成群结队、扶老携幼、啼饥号寒、饱经风霜，移民们奔着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花源而艰难地行走着……然而今朝古道萧瑟，默然无语，唯有耳畔飒飒作响的山风，犹如时光老者在述说轶事旧闻……

家，沧桑

箬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；栉风沐雨，砥砺前行。移民们放下行囊，幕天席地，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，无数次地重复远古先民《击壤歌》中的图景：在荒山野岭上，他们操斧持

古街黑白画

——松阳南直街印象

◆任晓岗

还是依稀可以看出几抹鲜亮的痕迹，只是因为年复一年的日晒风吹雨淋，洗尽铅华，曾经的鲜亮逐渐褪隐……很多时候，我们眼中的古朴，只是自然造化的随手之举。人常说岁月磨洗，当你注视着这些漆面剥蚀木筋绽露的店铺招牌时，你就能真切触摸到那种悄无声息的风磨和雨洗。

绵延千年的长度，让南直街成了松阳山区恒久不移的商业地标，哪怕招牌褪色，哪怕字迹斑驳，走进街巷的客官，自然知道该去哪家寻找自己想要的物件。

跟我预想中很不一样的是，南直街的店铺依然流露着山乡农耕文明的底色。

铁匠铺子里，门边木架上排着一溜柴刀、斧子、山锄、铁锹，还有若干形状怪异叫不上名目的农用铁器。我们这群偶尔闯入的异乡客，却被这熟悉的场景无端勾起了童年记忆。记忆中，炉膛里喷着红里透黄的炉火，一个老爷子，左手持铁钳夹着红铁块，右手持一把小锤，一个肌腱油亮的壮汉将大锤抡得呼呼生风，一个小徒弟拉着风箱。叮叮嘞嘞的打铁声，暗红的铁块在锤击下软软地变幻形状……许多男人的童年场景里，大抵会有在铁匠铺边呆呆地站上半天的经历。在我年幼的思维判断里，这爷孙三代的画风各异。最卖力的是抡圆了大锤的精壮汉子，常常汗流浹背。最偷奸耍滑的是那个老爷子，小锤子玩儿似地点在铁块上一点用都没有，典型的出工不出力。猴精的小徒弟等锤声一响起，就停下风箱偷懒，大人不打铁了，他马上猛拉风箱表现自己非常卖力……很多年后，我才恍然醒悟：老爷子的小锤才是整个锻击过程中的灵魂，大锤暴击的落点与节奏都是由小锤控制的，与小泽征尔指挥交响乐时手中的那根筷子同一个段位。而小徒弟的风箱，在炉膛里没铁器时依旧猛拉狂烧那叫败家子。

与童年记忆不一样的是，铁匠铺里手拉风箱不见了，脏呼呼的鼓风机趴在当年小徒弟拉风箱的位置。再仔细看，铺子里面还蹲踞着一台体格壮硕的机械锤，那应该是锤击大家伙的，因其黝黑低调，这代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，在这间传统手工艺的铁匠铺中毫无违和感，凸显着古街历史演进应该有的自然样貌。

沿街过去，才发现居然有好几家铁匠铺。都有人，都在慢悠悠的做着手头活。这些农具，显然也不是卖给我们这些异乡游客的。这让我觉得，这条街里的店铺都是活的店铺，不是旅游景点的死布景。

或许你觉得我这个结论错了，那不要紧。因为。

江南秘境，乡村振兴畅想曲

◆方刚

锯，伐木建房，垒石成基，掘土夯墙，烧瓦盖顶；在榛莽荆棘处，他们烧火开荒，挥锄翻土，扶犁深耕，于生土新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，希冀秋后稻菽累累；在河边溪畔，他们筑坝围堰，挖沟开渠，引流灌溉，以图旱涝保收……

在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成为常规之后，移民们融合原住民，深思熟虑，精打细算，开始营造装饰自己美丽家园的升级版：宗祠、书院、寺庙、道观、廊桥、凉亭、水井、池塘……村民们敬先祭祖，聚众议事，启蒙教育，信仰宗教，一派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的淳朴民风，荡漾在美丽清纯的山水环境中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伟大的拓荒者手下，以泥墙青瓦、木板楼、卵石墙裙为主色调的农舍层出不穷，公共建筑及社区交流场所似雨后春笋，一个个功能齐全，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，犹如繁星满天，悄悄洒落在松阳大地的山水中……

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。一幅多么宁静安详的乡村景致图呵，勤劳朴实的村民们就世世代代厮守着这片村落，繁衍子孙，生息后代，瓜瓞绵绵，枝繁叶茂。晨风拂煦，鸡啼报晓，夕阳西下，牛儿耕归，月上中天，蛙鸣虫吟，豆架瓜棚，翠圆绿畦，竹篱瓦舍，炊烟袅袅……这丝丝缕缕，连绵不绝的乡思乡愁，就弥漫在这些元素中，无声无息地飘散在村落时空……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松阳大地上这 100 多处格局完整，风格各异的传统村落，默默地伫立在青山绿水中，数百年养在深山无人识，写满了历史的沧桑。只是因为大都山高路远，地处僻壤，四周闭塞，仅有古道与外界相通，所以它们像一个个绿色孤岛，躲过了工业化浪潮的席卷，避开了商业化开发的觊觎，但却难逃大自然之手的“雕琢”：风雨侵袭，烈日暴晒，霜雪肆虐。许多老屋都在风雨飘摇，奄奄一息中，断壁残垣，破瓦砾碎，荒草丛生。不少急功近利的村民远离故土外出打工，村中只有老人、儿童在守望萧瑟的村落。老屋在呼唤，我们的来客在何方？

我要我觉得，不要你觉得。

与铁匠铺相似的，还有铜匠铺子。

各种铜器，更多的是环绕着山镇乡民们日常生活展开。墙边的架子上，铜壶、铜盆、铜罐依次排开。有高个、有矮子、有凸肚、更有瘦腰，有黄铜、也有紫铜，当然不会有青铜！铜器表面留着许多捶击的小凹痕，密密麻麻。但我吃不准，这些凹痕是否真是用手工打出来的。反正店铺里我只看到铁砧和小铁锤，没看到机械家伙。问店主价码，几百洋，遂入手……文字写到此处，忽然想到应该去某宝逛逛，然后傻眼。款式工艺品质远超的铜壶类，某宝更便宜且包邮。更过份的是，发货地居然就在隔壁县，翻过一座大山便是。

我要我觉得？呵呵。

差点憋出内伤。

但是。

当你若干年后在家里某个角落翻出这个积灰铜罐时，你看到的不仅是罐面上密密的捶击凹痕，那条街的石板路也会同时延展到你的脚下，那一时刻的天光云彩，同行伙伴的音容笑貌，穿越那条古街时所有的场景记忆，都会被瞬间激活。

当下的心理阴影面积，就刻成你生命历程中独特的时光印记。

日杂店铺里，更是全方位地复原着山民们沿袭千年的生活场景。粗陋的造纸木骨伞，从工艺粗糙度看，绝对是出自当地工匠的制作，纯手工。伞面上的色彩图案，可以感受到工匠内心追求光鲜亮丽的努力。但因为纸质或者颜料的关系，拙劣的图案最后透出的，依然是一种无奈的灰调，也就是生活原本该有的样子。这种山乡手工伞，肯定走不进戴望舒的雨巷，伞下大约也不会是丁香一样艾怨的姑娘。这种伞，当然也不是山民雨天出行用的，他们要做许多粗活力气活，有自己的竹笠笠帽和蓑衣套装，尽管十分沉重，但却不影响雨天挑担、耕地和挖堵田地里的排水口。我觉得，潜在客户应该是那些古宅旧院里女眷们。拿在手里，试着撑开这把木骨伞，街巷的天光隐约透过纸伞面。我想，当大山深处飘出的雨滴砸在绉巴巴伞面，那一串寂寞的啪嗒声响起在的头顶时，不知道那些女眷们在想些什么？

三、原味

眼下这年头，原味已经从一种高冷的大师级厨艺，泛

滥成街头的轻奢时尚。所有讲究原汁原味的餐食，都在有意无意间，向食客们传递着一种承续当地文化传统的情怀。

没错。

就是情怀。

然而，松阳南直街的小吃显然不讲情怀。

油煎糯米团不是情怀，粘满红糖黄豆粉的糰粑不是情怀，宽厚如锯条的手工面也不是情怀……老板娘手脚利索地忙活着，炉火闷闷地红着，油锅里滋滋地响着，汤镬里热汤在沸腾中等待面条余下。围在桌边吃得嘴滑的食客们，既不潮流也不怀旧。吃的是寻常食材，寻常做法，寻常味道。对大多数偶尔出山走进南直街的山民来说，这里的小吃有油煎、有糖粉裹，汤里有少许肉味，老远就能闻到温暖的香味，入口就能尝到劲爽且烫嘴的鲜咸。那就是难得美味。

寻常日子里，赶紧吃饱是第一位的。

所以，这里的小吃以面食为主。所以，小吃的价格很乡土。

传说当年有山西票号的老板，在汉口请两江总督张之洞吃饭。其中一道银芽金丝，是把南洋鱼翅穿进本土土豆芽梗里，再配以上好的金华火腿丝……这食材，啧啧，当然很原味。但这不是山镇古街的原味。古街的原味食材，必出自本乡本土，加工手段，也必受本乡条件的约束，食客的口味，也体现乡土的偏好。至于前来串货的外乡人怎么说，其实不怎么在意。

作为一个曾经走过许多大小码头的异乡客，我不在意什么情怀。无非是好奇，去看看别人已经过腻了的生活，换一种斯文说法是风情。异乡的风情看多了，眼光就渐渐穿透那些繁华表象，不经意间看到底子里的趋同性：每个地方的人，都在努力过好每一个寻常日子。

当沿街食铺的炉火熄灭，就标志着古街的一天结束了。香味、鲜味和饱腹感，已经融入山民的梦境。那条冷硬的石板街路，就在流淌的月光下，凝成一幅线条粗砺的黑白画。

原味的黑白画。

松阳古镇。

当江南大多数小镇古街，在时代洪流中急剧演变蜕化时，南直街的脚步是缓慢的，甚至于有了些时光停滞的感觉。

于是，古朴的山乡风貌，穿越这条千年古街巷，走到了我们这些异乡游客面前。

那么，一千年后的南直街，还能回望今天的背影么？

附记：

身处读图时代，落笔前曾纠结于是否配图。最终决定放弃。一则当时走在街巷，被现实场景各种诱惑，几乎未动拍摄之念。而图片若非亲摄，实难传递心底所思。二则曾经看过一些记游图文，均感浮光掠影，仿佛碳酸饮料，读者喝完一个饱嗝就打没了。三则也想试试，真正纯料的黑白文字，能否穿透阅读者心底尘封的情愫，投下一抹长久的光痕。

家，诗画

雾掩村落，月映古道，桃源隐然有寻处。遥看那镶嵌在大山躯体上的点点村落，一如绿色明珠熠熠生辉。被誉为“阶梯式”的村落，在绵延起伏的山崖上，山民们见缝插针，几百幢民居沿着山坡一级级、一层层向上拔高，巨大的建筑立面浑然天成，好似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；被视作为“台地式”的村落，则坐落在高山突出的台地上，村落背靠大山，面临峡谷，有如高台天外飞来，气势恢宏。

常逢晨昏朝夕，或是天雨过后，峡谷、峰峦便被缥缈迷蒙的雾锁云笼，犹如翻江倒海，升腾聚散。远处，峰如海岛，岭似飞舟；近侧，轻如鸿毛，薄似蝉翼，鼻吸口呼，手攥足踩，缠缠绵绵，无处不在。夜间，月华如水，山色如洗，星斗闪烁，眨眼无语，蝉鸣悦耳，虫啾爽心。“过云山居”“云端觅境”“云上平田”“云里听蛙”“云顶仙坑源”等，众多隐居山中的民宿美名皆与天然云雾奇景相得益彰，雅致诗趣。闻弦歌而知雅意，沐云雾而享文情，云中传来了中国二胡与西洋萨克斯的对话，风中吹来了平民书局的缕缕书香，雾中飘来了云缙坊草木染的五彩缤纷……

地处松古平原和谷地中的“平谷式”村落，紧挨松阴溪畔的“傍水式”村落，还有客家文化符号的“石仓围屋式”村落，这些也成了众多民宿的花落之处。它们或选高堂大屋，或择竹篱瓦舍，或与青山为伍，或与绿水为邻，或与茶园相望……

松阳的锦绣大地上，乡村振兴正在大气磅礴，挥洒自如中布局运作：松古盆地上的翠绿茶园，不见尽头，铺向远方，茶香飘散，茶芽绽放，谱写出中国茶乡的美丽诗行。传统的古村落里，走来了老农头戴斗笠，荷锄牵牛，迈向田园，农家院里，农妇撒米饲鸡，拾柴做饭，炊烟袅袅，勾勒国际乡愁旅游目的地的生动剪影。山岭上，平野里，名目繁多的中草药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，生机勃勃地生长着，用一身的药用价值承载着端午茶、歌力茶的老传统说，点缀出国际中医药康养胜地的无限魅力。一批批来自异国他城的艺术家，五湖四海的文青们，架着画板，持着画笔，蘸着颜料，观察描摹着眼前的千景万物，演绎着国际艺术创作交流胜地的迷人风采……

一幅清新淡雅的乡居水墨画长卷在山水间徐徐展开，款款而至的是风华正茂，风月无涯，风韵超然……。逶迤的大山，崎岖的古道，沧桑的老村，清幽的小桥，甘冽的流水，淳朴的农家，那里流淌的是绵绵的乡思，长长的乡愁，殷殷的乡情，拳拳的乡心……

